

陈有膜的诗

回响

一个孩子
指着海天处的一只孤鸟
呼喊:鸟! 鸟! 鸟!
他已经从他父亲那里
学会了语言甚或命名
但不能阻止事物的消逝

无论他和父亲以及孤鸟
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灵
面对大海不息和庞大的寂静
孤鸟终会消逝于海浪起伏之处
他和父亲终会消逝于暮色中
甚至大海也会消逝于它自身
记忆
他和父亲的对话以及孤鸟的
鸣叫
如此迅疾且渺小
但仍回响在永恒的潮汐循环里

关于海的研究

一只海鸟飞过椰林间
在潮热的空气中啼叫
它带来了暮晚的静谧和休息

女人在林间小屋点亮灯盏
在一张船木餐桌摆上食物
孩子们还未被母亲的呼唤叫回

他们在沙滩上奔跑,在海水中
嬉戏
看见黑皮肤的父亲
划着渔船,与大海一起归来

又一个夜晚。循着海浪铺就的
道路
孩子们因为闻到盐的气息
而在睡梦中,拉住父亲的木桨
之臂

大海

在台风停歇的寂静中
大海抬起它蓝色破碎的额头
一艘铁船从废墟中升起
锈迹斑斑的船身犹如不老
巨鲸
镌刻着水妖族的图腾
而苦难者们站在大海边
脸上刻满礁石般沉默的历史
此刻,一位渔妇守着丈夫的骨
灰盅
在潮湿的灶台上熬着一锅米粥
那洁白的银发、米粥和骨灰盅
被火照亮,被盐覆盖

看海

我们把海浪推向大海
海浪在海里变回了大海

留在我们身上的咸湿的盐粒
最小的一粒就是我们的一生

它们有一种向上的辽阔的欲望
终会从云端的绳索又跳回大
海里

带着我们消逝的渺小的铭文
铸入大海永恒的辽阔的墓碑

孤城的诗

在海边

爱这浩瀚莽玉,一倾再倾
恢宏而急切的表述。爱这碎雪
如追
铺展开的,内心盛宴

我们用沙漏或块垒,喂养
跌宕与喧嚣
让奔命赶来的巨浪,沦落成
仅为取走滩涂上
我们以指代笔,写下的名字

草木民间

秋凉。晨光与暮色交替,洗换
一滴露水里的村庄
木叶翻动,动作无疑娴熟。
万物倏忽
皆有葱茏的味觉。
于无形,于虚旷,食客归隐。
呐喊。一个人的海啸。卑微到
可以忽略
一切居于别处,光阴再三按捺
替灰烬
暂管真身



油画《日暮》 王天贺 作

孙悟空的诗

守一座小岛,什么也不干,
只发呆。一个呆不够,
就两个——也不管,南海在远处
疯狂洗牌。

风的眼里,
海水从未停止过折腾。

我的呆和呆,异常
安静。
像两个木讷的人,手牵着手,
杵在
绷成满弓的滩线。

南国

最早的女国,微缩于一颗红豆
夹在书卷里

最早的女国,有着离人愁泪的光泽
在最早的女国里
我还没有遇见,注定要一一惜
别的人

灯塔

灯灭了,黑夜的一个窟窿
堵上了
窟窿眼里漏下的这座古塔
暗地,与光阴铆上了劲

大海以自己的方式
反复向我们奔来
仿佛庸常,仿佛深哀与极乐交
响的唱诗班
一层叠一层铺陈,一句追一句
搭建声音的曼妙殿堂

机翼不欺蔚蓝
眼梢略去太多的人烟
海水在沙滩上反复擦拭
一如完美主义者的心有不甘
所有珍贵的聚散
都是为了留给若干年后,慢慢
忆起

恍惚

一开始,我分不清椰树、棕榈
还是槟榔
如酣醉,不辨昨日、今朝和明天

有太多的存在,只是耽于细细
端详
鬓角白
嫩芽绿
长风万里,人群疏了,又密



油画《船泊海甸河》 易武 作

孙连克的诗

飞渡海峡

舱门截断十一月的雪
飞机爬升,航向西南偏南

北纬四十五度的寒气
在密封舱内一寸寸失效
云层之下,大地褪去黑白
绿色从斑驳中洩开

经停。卸下冬装,换上春衫
空气黏稠,脊背发潮

落地。舱门开启——
摊开掌心
几小时前,这里落过雪
此刻,指缝涌动着椰林

骑楼听雨

南洋风退去,留下一列列
骑楼
我在廊檐下避雨
雨在花岗石板上敲起水花
咖啡凉了,时光仍沸着
留声机旧唱针,将琼剧的
拖腔
捻成一根游丝,补缀往昔

灰塑鎏金的泰昌隆,被雨
一层层剥回矿脉
只有昏黄的灯盏
还在替当年从南洋回来的
番客
守住这小小一隅
潮汐忘却的黄昏

东郊椰林

这一蓬绿太密,已漫成起伏
的海
木屋隐在影子里,背林朝海
不必找海,海就藏在椰林
尽头
一道绿涛,推开便是白沙湾

晚风栖在叶隙,光斑漏了
一地
碎金便铺在沙上
刀剖青椰,那一缕清甜
是椰乡含在舌尖的乳白

夕阳悬在低处的椰冠
黄昏迟迟不肯收起
仿佛要等某颗椰子掉落
黄昏才肯弯腰,把它拾起

分界洲的切面

海水在此陡然变深,从翡翠
跌进
钴蓝,不是渐变,是刀劈的
色差
脚下是亿万年的玄武岩
气孔里沉积着远古的风声
牛岭收住南来的气流
把云拧干,抛进海底
玻璃船上,游人的倒影碎裂
被珊瑚礁托住
渡轮在两种蓝之间划白线
而蓝始终不肯相融

岛悬停于此,以石灰岩的
特质
守着不被潮汐同化的那部分

梁永利的诗

潭门册页

旧册页收进樟木箱匣
搁置祖宅阁楼横梁
压住半生潮汐

海男仔拜过兄弟公
登上机动艇
驶向无电线,泊在千豆礁

渔网沉下水。静置整夜
隔日收捞礁间鱼虾

小艇马达声消散天际
居家婆仔守着渔筐

册页也叫更路,记录早年
方位
无文字标注归途时辰

册页在梁,远行者在海
二者之间,隔一层薄薄
樟木

东郊椰林偶见

椰壳堆在村口老屋
小依仔手持竹签戳开壳壁
白色椰汁流落一地
屋场处,有竹架、圆筛、割
叶刀
和几只待编织日用的筐具

顺坡而上,埋着前代出海者
骨瓮
瓮口封一层凝固树脂

客人停步于劳作的十指
不触碰这些堆放的果壳
头顶的云团匀速平移
大片椰林不随气流偏移

这里年年结出硬壳。我
留存的炭烧印记——
埋骨之人,再无机会
剥开这一枚

白查村船型屋

三支戈额顶起,东西方
低垂
前后檐各开一门
茅草屋面,新草压着旧草
腐坏的根系,来自墙根

屋内石白静默,木杵起落
妇人捻动纺轮,棉线纵横
地面
线与谷,是这艘船里长出的
两件事物

屋外石道,脚掌碾出凹痕
像退水后的河床

船型屋泊在山坳
旱地无水,船底无浪
但妇人每日扫去尘埃时
扫帚划过地面
总会露出一道弧线

——那是船底的弧度
被茅草、石白与纺轮
错进坡土深层

鹿回头

鹿立于崖边
四蹄深陷碎石
海风从三面涌来
吹散它体内,最后一丝奔逃

猎手松开弓弦
并非出于怜悯
而是他撞见鹿的眼底
藏着一片他未曾抵达的海

后来,人们在此立起石雕
游人反复摩挲刻痕
摊贩兜售着草本,风扬起
细屑
印着传说的薄纸,被匆匆塞
入布袋

山岗终日人影穿梭
石雕无语
再没有人问过那只鹿
回头之后,它还剩下什么

贝壳

我洗净贝壳,但它的形状
无法命名,那是小巧的丑
渔家说丑螺味鲜美
珍藏一只,为少见的纹路
有松针那样直,想起憨厚
的笑
外围是圆圈,父亲生前抓过
将它煮得熟苦。剩下壳
放在台灯下,发亮的夜晚
海的咆哮,像母亲寻找干瘪
的我
贝壳等同于我的脑壳
海的嘴里,会吐出几颗含沙
的珠

彭丰的诗

曾经的海

一滴水,自九天之上,它不待在
平房前面流淌的臭水沟
不定位在绝境,如同万年不化的
飞雪。江水泛滥,顽石上
四溅
就连滚滚泥沙也被带动了情绪
鱼群也开始踌躇

谁,第一次发现它宏大的流向
谁知道这个世界的节奏
跟着它,在入海口发出的怒吼
这滚滚流水啊

入海口,彻夜都有莫大的回响
不断敲击着我的骨头,有多
久了
我们冷眼看它,看它
怒吼着,就变成了曾经的海

春渐深

留着一张
旧时光,那也是春天
擦拭得一丝不苟的
窗台上,就随随意意种下的
花椒木旁,还放着翻土的铲子
你似乎放下心来,终于
坐回沙发,这一次,你没有叹息
作为一个早已逝去的人
你一如生前,头发梳得一丝
不苟
时间也是,一丝不苟
你没有忘记
这里离你的故乡很远
这座房子空置多年,可供你放
声大哭

春风

长安的沙砾,同旧日一样
落第过的人,今年终没有再
落第
他快马加鞭,过金殿,过坊市
也过了南庄

若那一日,风也同旧日一样
春天造就的剧本,
就不该停留在门扉,或是
只在纸张之上
传阅多年

唐朝的砖瓦早成了沙砾
题下的字迹斑得不成样子
无数桃树回归泥土,纷飞的花瓣
亦与春风,无悔地
走成了明月流水的样子